

# 象牙塔外

## ■ 心 正 ■

冬夜的臺北，細雨霏霏地飄着。天空斜織着雨絲，更遠更高處則是一片黑茫茫，沒有星光，沒有月影，有的只是濛濛的淒清。

陰晦的天氣羈絆着人們的步子，時間都交給了電視機，任憑那些陳腔濫調的節目來打發。雖然街上不復往日的熙攘，然雨絲亦不會錯過每一個接近人的機會，它總是靜悄悄地貼近面頰，使人有溫柔般的舒適。但一俟夜風惡狠狠地從暗處襲來時，那些水珠都化成了沁涼的寒意。

羅斯福路的人行道上，物理系的學生：陳文明、鄒先平、文其昌三人剛從程教授家出來。戴眼鏡的鄒先平走在中間，左邊的陳文明高高的個子穿着厚呢大衣，兩手插在口袋內像是屈服於冬神的淫威。稍矮的文其昌却洒脱得很，罩

一件薄夾克還依然挺着胸膛。行人雖少，往來行駛的汽車仍不甘寂寞地叫囂着，車燈像夜貓的雙眼到處地巡梭，喇叭的嘶喊則替寂靜的夜空帶來幾許喧鬧。三個人一直緘默地走着，道旁的路燈幻射着蒼蒼的白光，將他們的身影拖曳在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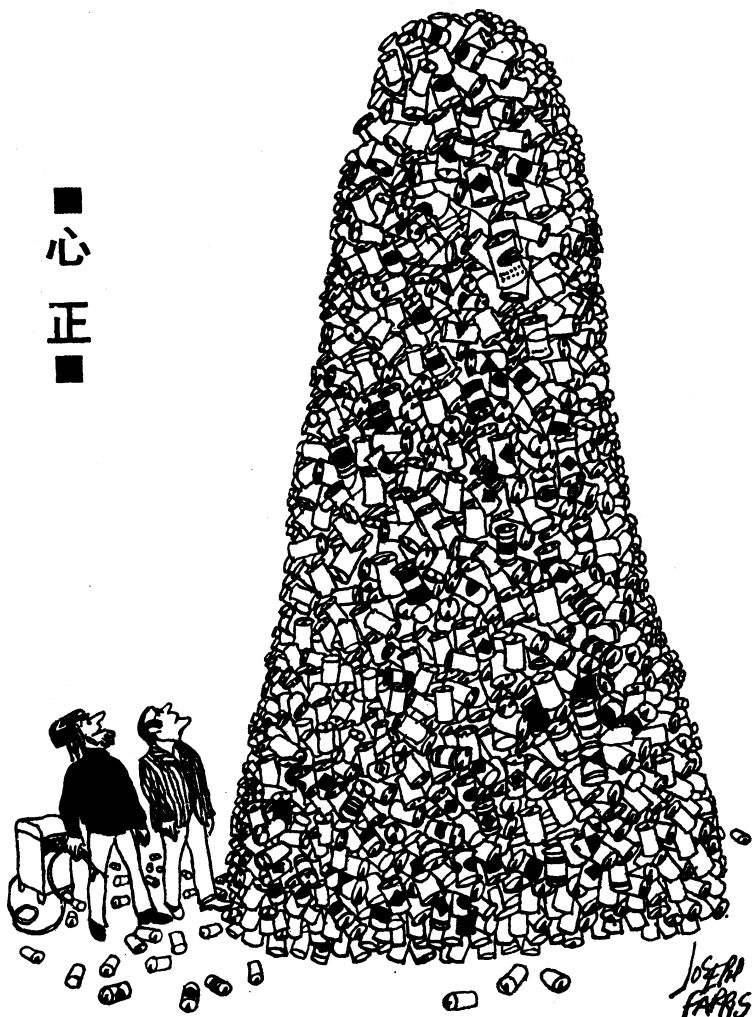
「到永和去吃豆漿好嗎？」鄒先平打破了沉默。

「好哇！」文其昌笑着附聲。

「搭車還是步行？」陳文明看着腕表說。

「我想走路去好了，難得有這個機會邊走邊聊。」鄒先平建議。

從羅斯福路轉進水源路後，一過加油站林立的公寓便在眼前隱去。從黑暗



中來的新店溪無言地躺著。岸隄的水銀燈串連成光帶延伸下去。銜接臺北永和間的中正橋，穩重地執行著任務，人的腳跡，車的輪轍，似乎未帶給它一絲蒼老。

「溪河的夜景，給人靜謐的恬和，要是泛舟於夜色中該多愜意。」陳文明說道。

「黑暗可以遮掩醜陋的一面使一切美化了，然而在光亮下則無所遁形。白天，這兒是髒亂的本營；工業的文明將其折磨得瘡痍滿目。河岸處處可見垃圾、污物。誰還會有此雅興？」鄒先平感嘆道。

「橋的現代化，固然是工業所賜，然我總覺得缺少一點說不出的味道。在臺北唸書都三年了，每次走過陸橋，或踏上大橋總會懷念起鄉間那種小橋，那種流水。」文其昌說道：「那種大理石砌成的橋墩，弓着腰站在鄉野的田間，橋下是潺潺的小河，兩旁是細長的蘆葦，於清澈的水中搖曳着……」文其昌像小說家似的描繪着。

鄒先平知道這不是作文章，因為那情景他太熟稔了。在腦海裏，隨時隨地他都能勾勒出一幅畫來。一座古老的小橋立於落日的淒清中，就像一個垂暮而孤獨的老者，慨惜逝去的歲月；又像一個睿智的哲人，默默地對滄桑變幻的時空沉思。

童年，雖像斷了線的珠串，祇留下不完整的回憶，但珠串的光輝却未曾被歲月的塵土給掩沒。他永遠記得小時候獨坐橋下的情趣，常常凝視河水而陷入沉思。偶而，遠處漂來一兩朵凋零的花瓣，它們在漩渦中沉下，又在泡沫中浮升，而後緩緩地向下游漂走了。他的思緒亦然，雖是起伏不定，却常在遐思冥想中獲得心靈的快慰。

「遠去了，遠去了。」鄒先平喃喃念道，一切美好的事情正向溪水般無聲息地流逝，而留下的僅是眷念和悵惘。

「說什麼？先平。」陳文明問道。

鄒先平連忙搖搖頭，扶了下眼鏡說：「沒什麼，我祇是在體會孔夫子那句『逝者如斯』的心境。」

「是呀！還記得在國民學校作文課時，就愛寫着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寫着寫着，不知不覺都大三了。」文其昌說。

「提起作文，不由得想起『我的志願』一類的題目，那時差不多千篇一律

地寫道：將來立志作科學家。而現在物理唸了三年，一鳴驚人的宏願大志不知跑那去了。」陳文明說。三年來沉浸於瀚浩的物理天地中，使他領悟出個人的渺小與生命的短促，要確實地抓牢一切是不容易也不太可能。

「其實，能平實平穩地作人已屬不易，成就與貢獻那能一蹴可幾？成長的心路歷程又能有多少是秉持初衷呢？」文其昌說：「不過，總算是長大了。」他的口吻近於無奈。

「啊，成長，成長的意義對我是模糊的。沒有驕傲，也沒有快樂。有的只是創痛與辛酸。」鄒先平一臉幽怨。

陳文明轉過頭，目光落在鄒先平的側面，微薄的唇似乎載不動過多的煩愁。他知道鄒先平雖不算是歷盡滄桑，但他的遭遇却使陳文明的內心發出不平的吶喊。或許這也是緣罷，由於那件事情使他們的友誼更進一層……

三月，杜鵑花城裏洋溢青春的氣息。紅、白的花朵在綠葉的襯托下相映成趣。大王椰迎着春風在陽光中呵笑，就連白千層也祛除了睡意披上春的衣裳。才剛開學，假期生活尚未褪去。椰林道上到處可見三五成羣的同學徜徉於草地上。他們或是接受春暉的洗禮，或是聆聽春風的輕唱，有的率性以大地為床，沉睡於春聲中。

陳文明從物理系館走出，便瞧見鄒先平躺在花叢中。他將雙手墊於頭後，兩眼凝注天空。二三本書則散置於旁，書頁隨着拂風拍動着。

鄒先平似乎未察覺陳文明的到來，他的視野盡是一片藍空和浮雲。

「天氣很棒。」陳文明坐在他身旁，雙手環抱於膝頭，兩腳還不時地在草上輕拍着。

鄒先平看他一眼，沒應聲。

「登山，踏青的好時候。」陳文明亟目四望，環山一片青蔥。他不由得吹起口哨來。鄒先平仍未開口，陳文明亦不以爲然，他陶醉於大自然的美景中。

突然，鄒先平坐起身子，按住陳文明的肩膀說道：

「文明，我要結婚了。」他的語調雖平淡，却令陳文明大吃一驚。

「真的？」陳文明懷疑是否聽錯，連忙追問。

「這完全是被逼的，我不得不……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陳文明打斷他的話，似乎比當事者本身還要緊張。

「曉露的父母反對她和我來往，他們認爲在美國的物理博士端盤子、開計

程者比比皆是，何況是留在國內的？生活使他們對金錢的價值看得很重，所以他們希望有個乘龍快婿。最好是學醫出身的，因為醫生的職業較有保障。」

「現實，膚淺！難道他們忘却『行行出狀元』的古語。學物理的有什麼不好！現在出路不景氣，他們視之如敝屣，過幾年熱門起來，却捧成星月般，人的價值難道就在市場的天平上被決定？」陳文明忿忿地說，但不久他便恢復了平靜。而鄒先平的情緒倒是控制的很平當。

「曉露的表示呢？」陳文明繼續道。

「曉露的個性較強，她對感情亦很珍惜。故她不顧父母的規勸仍和我繼續來往。甚至他們用罵、鞭、割的手段亦不能阻止她。有好幾次她遍體傷痕從家人的監禁中脫逃出來，當時我真是痛心；我也曾提起勇氣勸她犧牲我們之間的感情，但當她埋首我懷中啜泣時，我又不忍心讓她的心靈受到挫傷。」

「那你怎麼選擇結婚一途呢？」

「他們知道很難勸阻曉露，於是她父親便找我談判，他給我兩條路走：一是立刻和曉露結婚，他同時脫離父女關係。否則，就得死了心和曉露斷絕往來。我知道兩條路的選擇有賴決心和犧牲。我原想成全他們的心願，但每當腦際浮現着曉露的傷痕和滿臉的淚水，我心中的便澎湃着挑激的勇氣，於是我選擇了前者。」

「可是，這不是開玩笑嗎？你的學業未成，經濟毫無基礎，愛情固然神聖、偉大，畢竟不能當麵包呀！」

「陳，或許家庭的幸福使你察覺不出其重要性。家庭的名詞對我而言是陌生的，童年的記憶中雖存在過，然會幾何時竟在無形中破碎了。我的家變成旅館，那僅是供我吃飯，容我睡覺的地方，得不到親情，也看不見溫馨。我常常想，將來要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，以無盡的愛心和真誠所溶融而成的。」

「你認為曉露是好的對象？」

「嗯，」鄒先平說：「以前我的感受並不強烈，但近幾個月曉露對愛情所表現的執着堅定了我的信念。」

「但你得付出相當的代價啊！而且你不能否認理想的憧憬與現實的冷酷衝突時，很容易變成幻想與破滅。」

「你是說這將是一場悲劇？」

「至少我的看法並不樂觀。」

「你可曾想過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永不落幕的悲劇，而且從有人類開始便串演着，由亙古，現在，持續至永恆。羅密歐與茱麗葉所以織成永恆的悲劇，乃是因為他們的殉情並非逃避，命運雖施予相當的壓力，但他們的愛情不渝。最後，他們選擇死亡作為反抗命運的武器；因而死亡的定義不再是弱者逃避的處所。他們的生命雖因死亡的提早而縮短，但却充滿着光輝。而且他們的死亦含有永不分離的積極意義，可以說是對生者的懲罰，命運的嘲弄。」

「你不至於……」陳文明緊張地問道。

「陳，你放心，我還沒那麼偉大。但我相信只有淚水而沒有掙扎的過程；只承認失敗而缺乏下注的勇氣；這是消極的而且不能引起同情的。」

「而且我堅信自甘屈服，承認失敗，是灰色和悲觀的，盡一切心力，不懼困難才是健康和樂觀的。」

感情的堤防是何等脆弱，一有缺口便崩潰地不可收拾。陳文明深知鄒先平已決了情感的堤，再也堵塞不起來。然而，冷酷的環境就像無情的枷鎖等待着人們，他不能置鄒先平不顧，他有義務幫助鄒先平克服即將降臨的困難。

「先平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嗎？」

「噢！陳，謝謝你！謝謝你的諒解和支持。」鄒先平握緊陳文明的手說：「精神方面我相信是不匱乏的，物質方面的難題則較棘手。」

「學校的課業只好暫時耽擱下來，待以後穩定下來再想法復學。白天我想送送報或作作雜工，晚上我可以兼家教，這樣起碼可以維持一段日子。」

陳文明的心裏不覺一陣難過，爲了愛情，鄒先平須付出這麼大的代價。這種犧牲真是值得嗎？

「陳，家教的事我想沒多大問題，倒是報紙的推銷我想多偏勞你了。」

「先平，爭取到一個訂戶有多少收益？」

「佣金大概是報費的一成。」

陳文明腦際頓時現出數目來，天哪！微不足道的數字，況且物價又漲得利害，租個小房子起碼也干把塊錢，那得說乾了口水，磨踵了腳底才換得到。

「先平，我會盡力的，你先給我廿張訂報單。下星期就給你回音。」

兩人都站起來，陳文明左手夾着書本，右手搭着鄒先平的肩膀懇切地說着：「我希望你再仔細地考慮。」他像是費了很大的勁一字一字的說出。

走在椰林道上，陳文明心中激盪着矛盾，思維就像一堆糾纏不清的網結無

從理起。一輛汽車駛入校園，擋風玻璃反射着耀眼的金光，他不覺一陣昏然，視野一片茫茫。

這是一篇小說嗎。不會，鄒先平不是活生生的真實嗎？可是這些不都像小說的情節嗎？陳文明還清晰記得一篇題名「那晚的月光」的小說，故事的主人翁亦是物理系的學生，爲了「愛」和一個女孩結婚，結果現實的環境迫使他放棄原有的理想，後來雖熬到畢業，但更重的負擔却加在他肩上，臨月夜，不是怡情，不是靜逸；有的只是淒冷和悔意。鄒先平的結局會如此嗎？陳文明不由得感慨萬千，愛難道真是盲目？愛難道真是不計一切？

「也許人類真的只是棋盤上的棋子，任憑命運之神播弄和捉狹罷！」陳文明望着蒼天，然而蒼天不語。祂冷然地注視世上，人生是舞臺，那麼下一幕戲如何演呢！

一星期後，陳文明帶着廿張收據來到傳園，老遠他便看見鄒先平獨自靠在石柱邊發楞，頭髮散亂地披覆在前額，神情相當沮喪。

「先平，你怎麼啦！」陳文明預感到發生了事情。

「我……」鄒先平轉過頭來，他的表情相當苦澀，眼角還可看到些微的淚痕。

「慢慢來，告訴我是什麼回事。」陳文明知道鄒先平一定受了打擊，他拉着鄒先平的手坐在石階上。

「陳，很抱歉，讓你白忙一陣，因爲這些我已不需要了。」鄒先平喪氣的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陳文明只覺莫名其妙。

「曉露被她父母送到巴西去了。」

「才一個星期就……，怎麼可能？」

「陳，當她父親一面向我提出最後通牒時，一面替曉露申辦手續，那兒有她的舅舅……。」

「先平，我相信她父母的作法也是有所認爲的依據，我希望你不要懷恨他們，也不要責備任何人。也許暫時的離別反而是最佳的方法。」

「這兩天我也想了許多，或許我仍無法參透。但至少心靈上寬慰了不少，只是我覺得很累，心神和肉體方面都很累。」

「先平，倚着石柱睡睡，休息一下會好的。」

「真的，你試試看。」陳文明說。

鄒先平果真安靜的閉起眼睛。陳文明望着手中廿張收據，露出一臉苦笑。傳園一頭傳來快樂的聲音，噴水池畔一個男的正在替她的女友取鏡頭拍照，女的邊擺着姿勢邊談笑着。陳文明再側過頭來望身旁的鄒先平，不覺黯然。以前他秉信着「努力的人是沒有命運」，但現在他不得不動搖他的看法。因爲任何事情不是單方面的作爲便可解決。愛情的故事原本就如春花秋月的平凡，但人性中所蘊藏的却是複雜與矛盾。結果有喜有悲，有合有離。

遠處傳鐘的奏鳴傳了過來，陳文明心田迴盪着宏亮的鐘聲，他的手不知何時鬆的，一陣風襲來，將廿張收據吹散了一地……。

「陳，你常不常上那兒喝豆漿。」文其昌問道。

「嗯，喝豆漿？」陳文明揮去了記憶的往事說：「不太常，偶爾興緻來了才光顧那兒。」

他們三人踏上了中正橋，橋剛擴建完畢，兩旁的行人道尚未完全鋪好，細碎的石頭承受不了皮鞋所施的壓力，趕緊滾到旁邊去。較大的石頭運氣亦不佳，尤其在文其昌的腳勁下，被踢得老遠。

迎面走來一對情侶，親熱地拉着手。鄒先平趕忙側過頭和文其昌聊天，陳文明看得很清楚，一年來，鄒先平雖然處處表現地很不在乎，但他內心的創痕仍未痊癒；時間雖能沖淡一切，但卻無法使人永遠拋棄那些銘心刻骨的往事。

「你們在談成功嶺是嗎？」陳文明問。

「嗯，」文其昌說：「還記得剛上成功嶺，一切都不習慣，理光頭、穿軍服、睡硬床，都很不適應，每天數着饅頭等結訓。但生活了兩個月後，又捨不得脫下軍服來。每次我搭火車經過成功車站時，看見大門口標語——由成功嶺走上成功之路——，總會懷念起嶺上黃沙滾滾的那些日子……。」

那些日子，是汗水與塵土的集合，忙碌與緊張，雖構成生活的大部，但也值得留戀。

鄒先平在嶺上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去了解那些老士官的情懷，在部隊裏，他們只是些普通的軍械士、士官長而已，但他們身上的每一處傷痕，都是光榮的標記，他們臉上的每一條皺紋，都是偉大的刻印。鄒先平常在休暇時找他們聊天；雖然在他們眼中，這些大學生只是些未經世面的小伙子，也因此他們更與緻勃勃地對鄒先平追懷當年轉戰南北的各種經歷。

他不敢說他的心靈能與他們完全交會、契合。但他相信當他們緬懷過去時他們的心境必如辛棄疾所述——

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

燕兵夜娖銀胡轡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

追往事，數今吾，春風不染白髭鬚。

然歲不我予的感受，亦令他們不勝唏噓。但拼前線，搶頭功的棒子雖已交了出去。壯懷激烈的信念却不減當年，有一天他們的宿願總會實現的。

軍旅生涯雖不是他的志趣，但他對軍人盡職的毅力却異常欽佩，每次走過中正橋，他總會善意地向守橋戰士問好。

「辛苦啊！」

「那裏，那裏。」

雖然彼此不相識，但當啓開內心的牆籬，伸展心橋時，陌生亦變得可愛。

「你們很熟？」文其昌問。

鄒先平笑着搖搖頭：「作爲一個國民，不該對捍衛國家的勇士表現一點愛心嗎？」

守橋的戰士，頭戴深綠的鋼盔，身着草綠的軍服，黑布綁腿，端着槍佇立夜風中。莊穆而凜然地執行着任務。

——合理性的要求是訓練，超理性的要求是磨練——訓練和磨練才是塑造健全人格的條件。

鄒先平還記得有一回作單兵攻擊，由山底攻至山頂，行至中途某站哨，把關的班長見他姿勢不對，命他重新臥倒，也許緊張使得鄒先平失常，再次臥倒時又是手肘着地。

「鄒先平！」班長很生氣地說。

「有！」鄒先平臥在地上，張着滿是泥沙的嘴說道，他的手肘在臥倒時撞到石塊，十分痛楚。

「你想折斷你的手骨嗎？你上課聽講了沒有？臥倒時手臂要先看地……再一次。」

鄒先平從地上爬起，很不情願地再作一次，這一次他以手臂着地，他想該沒問題了。

「鄒先平！」那惹煩的聲音又響起，從沒有一刻鄒先平會如此討厭自己的

名字。

「雙腳沒有平貼，給我臥倒三次。」

臥倒！臥倒！臥倒！不是在軟縣縣的席夢思上，而是在佈滿碎石和泥塵的硬地上。

攻至山頂，鄒先平一身狼狽，「勝利」是淚水和汗水換來的。取下鋼盔，他讓風吹乾淚痕，自負，價值，跑那裏去？微不足道的二等兵彈什麼淚？他伸手拍去身上的灰土，這才發覺他的手背不知何時碰傷了。傷口泛着殷紅的血跡，上頭還覆着細細的沙粒。外在的傷痕並未覺痛楚，但滿肚委屈却難以忍受。

「鄒先平！」又是他的聲音。鄒先平不覺緊張起來，他不知道班長又要搞什麼花樣了。

但班長並未帶來責罰，並未帶來挑剔，他帶來的是一臉的關懷和紅藥水。

「我知道你心裏不太高興，但將來你上戰場時便能體驗出今日的嚴格不是白費的。任何一項的要求都有其存在的意義。你見過福利社的老張罷，他走路來有點跛，知道嗎？他就是當年剿匪時因臥倒的姿勢不正確被射傷的。這都是血淚的教訓，我何嘗願意整人呢？」班長邊敷着鄒先平的傷口邊說道。

鄒先平慚愧地很，他不該以自己的標準尺度來衡量每一件事，來判斷一切。更糟的是，標準的基礎只是感情的用事，而非理智的思慮。以往他只是生活在那一個小圈子中，看的，聽的，總是那些，便覺超凡而自傲，但來到嶺上後，發覺自己所學仍有限，所缺仍很多，仍有待訓練，有待磨練。

入夜後，豆漿店的生意真可用門庭若市來形容，慕名而來的食客使得店內的小伙計忙得應接不暇。

「據說吳大猷博士每次出國總不忘携一箱蟹殼黃呢！」文其昌說。

「今晚也可令你喫個飽。」陳文明笑着說。

五分鐘後伙計端來熱騰騰的豆漿和燒餅，文昌嚥了一下口水說道：「開動罷。」

雖不是狼吞虎嚥，倒也行動迅速，不一會盤碗都朝天。

「不錯，燒餅很酥，豆漿亦很可口。」文其昌邊擦着嘴邊說道：「名不虛傳嘛！」他沒擦乾淨，嘴角還黏着一粒芝麻。

「怎麼，還帶回去作紀念品呀！」陳文明對着文其昌嘴角的芝麻說。

文其昌不好意思地將它舐去，三人都笑了起來。

「今天在永和該我盡地主誼，你們不必爭着付錢。」鄒先平的臉上呈現豪放的神情。

付了賬不過廿來元，他們覺得相當充實，中國的小吃真是物美價廉，不像一些西餐廳還未嚐出味道，也得心疼地付上百元。

外頭，雨已斂跡。

「到堤防邊坐好嗎，我覺得我們可以暢談一番。」鄒先平提議。

文其昌與陳文明隨着鄒先平由小路登上河堤，三人沿着堤防漫行，風吹過來，拂亂了頭髮，也帶來清醒。文其昌吹起口哨，是電影「青青河畔草」的主題曲，陳文明則配着節拍低聲輕唱着，含蓄而帶感傷的情愫，震盪着鄒先平的心弦，許久，許久……

彎彎的小河，輕輕咬噬着曲折的邊岸，河畔是一片萋萋芳草，在風中款擺，在風中搖曳。

去夏，爲了減除情緒的幻滅感，爲了挽救心靈的沉淪，鄒先平離開煩囂喧鬧的城市，投向山林，走往海濱。

鄒先平原本愛動態的事，愛活潑的人，愛潺潺的流水，愛凌空的飛鳥，愛車窗外掣過的田疇沃野。星光的耀閃，露珠的顫動，雷雨時雲空的幻變，海浪的衝激，在在能觸動他感興的情景；然偏促於鴿籠般的都市，空間的狹隘甚至妨礙了感性的奔馳；只有踏在那自然中，一切才得以解脫。

他曾獨生南臺灣的海邊；袒着胸懷，赤着腳，任憑一頭的散髮讓風來撩拂。海灘不時湧起白濤，拍在嶙峋岸石迸射着雪樣的水花。遠處則粼粼一片碧綠，止於每天的交界。環境的沉寂，竟境的靜定，令他忘却心靈那追憶不全的夢境，忘却那割割過靈魂的利刃，忘却那深刻的怨與艾，甚至那過去與現在……剎那間，過去的實在，變得模糊而不可辨認；現在的實在，則收縮成一點而逐漸地隱翳。

回到城市，是他極所不願而又不得不的事情。或許，這也是「人」受難的必經過程罷！

走累了，他們坐在河堤邊的石牆歇息。原本農家用來擋風的石牆，現已剝落而呈一片斑駁。盤坐在上面，他們的談興甚濃，由物理談到哲學；由愛因斯坦談到尼采，超人的思想，衝撞的意志，又回到老莊的自然與清靜。不覺間，他們也提起開老子哲學的程教授……

數小時前，鄒先平踏進程教授家五席大的書房，便被滿屋的藏書，和壁上尼采的畫像給吸引住。戴着金邊眼鏡，穿着棉短襖的程教授一派儒雅，他很客氣地招呼他們坐下。

「今天也算是你們修這門課的口試，我想知道一學期來你們對老子哲學的感悟和心得。」

「八十一章的老子，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千言，但却充滿深沉睿智的哲理。如書中序言所提——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，滿載寶藏，放下汲桶，垂手可得——。」坐在程教授旁邊的陳文明首先說道：「就我個人的領受而言，我很欣賞老子所倡之生活方式。」

「就如第八十章所述『小國寡民』的那種境界。」文其昌接着下去：「在這種詩的意境中，沒有兵戰的禍亂，沒有暴戾的邪惡，亦沒有凶悍的罪罰。民風淳樸而真實，文明的污染被隔絕。生活中沒有焦慮，不安的因素，也沒有恐懼、失落的感覺。」

「嗯！」程教授滿意地點着頭說：「當然這是理想化的意境，雖然能否實現尚未定論，但至少我們該努力朝這方向進行，而不該背道而馳。」

「但放眼四處，污染、煩囂日益增加。科學的文明雖帶給人類物質生活的改善，却阻滯了人類的精神生活。」程教授嘆惜道：「走到西門鬧區，我常有極深的悲哀。我看見人類的心靈被宰割，我目睹人類的靈魂在墮落，隨時隨地都可能滅頂於物慾的橫流中……」

程教授停下了下來，話題又到老子哲學的範圍，他問坐在對面的鄒先平：「鄒同學，對於求知的態度你的看法如何？」

「我很同意老子的說法——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——我覺得在求知的過程中最難能可貴的，就是作到心智的真誠。亦正如儒家所說的——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——。常常有些人只看到事物的表層，便以爲洞悉一切真象；或強不知以爲知。這都是對求知缺乏真誠的態度。」

「我想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，不只是學富五車而已；最重要的乃是他能誠實地檢視自己。他並不將強委的知識帶給別人。面臨知識之海，他不僅要對別人負責，也必須對自己負責。」

程教授頻頻點頭說：「我很高興你們能有此見解，足證你們未將自己侷限於象牙塔內。」

「象牙塔內的王國雖能滿足概念上的需求，但終其身不過是短淺地庸俗。而塔外的世界雖沒有有屏障來阻隔風霜雨露，但却可以看得更廣更濶。知識原本是死的，而世界是人的天地。我希望你們不只沉醉於物理的美妙，而且能多抬起頭來嗅着人間的氣息。」

「程教授，您原本從事西方哲學的研究，為何對老莊哲學發生興趣呢？」

「這得追溯到幾年前罷。」程教授喝了一口茶，開始說他的往事：「那年我執教於某大學，由於意見和校方發生衝突，鬧得很不愉快。後來我被解聘，從此三年內我失了業。這段期間的生活相當清苦，三餐不繼，甚至連孩子生病都得借錢就醫。我唯一的賺錢的方法就是寫稿，靠着微薄的稿費，才勉強維持。好幾次，生活的擔子壓得我難以透氣，我傷心，我絕望，但每當勞累一整天至萬籟俱寂時，我面對着老莊的哲學，頓時被那種超逸洒脱的思想所感染。我看老莊哲學後，那些惡劣的情緒隨即消失無影，心中一片滌蕩而澄清。」

師生相聚一堂，海闊天空無所不談，他們三人深覺此行獲益匪淺。

夜色更濃了，堤上的風嘯打斷他們的談話。是該回去了。他們三人起身往車站走去，最後一班公車已在等候。

車內稀稀疏疏，有些乘客甚至閤起了眼。車拿小姐的剪子亦不像白天地快捷。文其昌與陳文明登上車後，司機便發動引擎，偌大的車子吐了一口氣便往前奔行，很快便消失在黑暗裏。

鄒先平沿着車站邊的小路走回家。黑甸甸的夜已相當深濃，颯颯的夜風更加強了幾許淒迷。

他走入一條長巷，兩排的矮房躲房牆在泥牆後頭沉睡，黑巷，幾無行人，只有偶爾傳來的洗牌聲干預了這一片寧靜。

一隻野狗伶伶仃仃地施然走來，牠沿着牆邊嗅着，走近他面前，才發覺一對陌生的眼睛盯着牠，自衛的本能令牠畏懼地折回較遠的方向。

鄒先平對這隻白花的野狗興起憐憫，他親切地吹着口哨，伸出兩手微招着。那隻狗停住腳步，一臉迷霧，而後帶着幾分遲疑，也帶着幾分畏懼，彳亍地來了。走到他身旁，輕輕地搖擺着尾巴。

鄒先平蹲在地上，他撫弄着狗頸部分的毛，輕輕的，軟軟的；牠則親熱地用舌頭舐着他另外一隻手。

「深夜裏，你也在找尋嗎？」鄒先平向是對狗問話，又像是自言自語。

「喔——」狗發出一聲低吟，搖着尾巴像在回答。

「那麼，祝你好運。」他拍拍牠的尾部，推了一下說：「可別迷失囉。」遠處一陣狗吠傳來，牠若有所悟，一溜煙地迎了過去，白花的斑點很快就隱去。

鄒先平站起來，身旁一輛計程車擦過，濺起水漥的積水，他原本滿溢腦海的迴流，現在更形激盪了。

成長，就像一枚十字架，墜在胸前，兀自幌動着。它，使得人們顫慄於熟悉的過往，亦使得人們驚懼於迎面的未知。風中的哨笛？陽光中的塵埃？抑是雨中的青翠？鄒先平自問道：「真實的自我何在？」

他似乎已養成一種習慣，或許該說是一種困頓，慵懶罷。每當有化不開的鬱悶時，他總是悄悄地走向溪河邊。讓自己的心靈專注在諦聽的工作，聽那響於竹林間的音樂風。或讓自己的眼神專注於凝視的工作，仰望那飄浮於長空的流雲。

「重濁是我們周圍的空氣，這世界是叫一種凝厚、污濁的穢息給悶住——一種卑瑣的物質壓在我們心裏，壓在我們頭上……來，讓我們打開窗子好叫天空的自由空氣進來……」羅曼羅蘭不也如此解脫性靈的苦悶嗎？

歲月猶如清淺的河水，它未能擱淺在鵝卵石の河床，却將泥沙帶向更遙遠的地方。而那些社會經驗的石頭，情感的石頭，和肉體的石頭却被磨得更粗糙了。但粗糙並不意味剛健，它的內部仍脆弱得不堪一擊。

「不是嗎？我們是相當脆弱，還是容易激動。」鄒先平喃喃說道，聲音迴盪着，路燈掛着泛黃的面孔，疲憊地站着。

一年來，曉露的影子未完全忘却，有好一陣子，他的生活的枯寂而沮喪，或許是他迷惑於但尼孫的那句話：「倘若不能達到愛的願望，不如死去。」為此，他亦曾咒詛人生，祇因它帶來這許多痛苦。

然而，今晚他有了更深一層的領悟，人們應該在苦痛中學習、修養。在苦痛中發現內蘊的寶藏，在苦痛中領會人生的真際。在時空的歷史迴廊裏，不有很多人踏着陰濕，冰冷的足跡在踽踽獨行嗎？耐苦，才是偉大，只有在苦痛中才能實現生命，實現一切興義。

鄒先平不禁浮起程教授的身影來，他受過如此大的打擊還能秉守原則。而鄒先平却只因小挫折而喪氣，甚至逃避，該嗎？

「負責！我必須對所有關懷我的人負責，象牙塔外雖未順遂，但這才是真實，這才是生活的意義。」鄒先平振作起精神，腳底的步子加快了。

回到家中，鄒先平逕入書房，他泡了一杯茶，拿出筆和紙來。

稿紙是春節參加一個作者聯歡會時贈送的。鄒先平對寫作是基於信仰而不是狂熱，因為狂熱是時髦的縮影，隨着內心傾向而興衰，而信仰是虔誠的。那天他懷着好奇而興奮的情去的。他知道，他仍摸索於寫作的路上，他只想通過文字來傾吐他的心聲，和更多年輕的心靈交會。他很感激一些前輩作家的鼓勵。

「的確，年輕是我最好的條件——豐盛的時間足以讓我探討，學習。我要儘量地寫，至少我要寫完這一本稿紙。」鄒先平攤開稿紙。

一種豪情，一種勇邁，自心田升起，正如三年前門入大學之門時自勉的詩語：

是情 起於心

（上接四十五頁）

我在實驗室裏苦等著。鄭老師大概不會來了，一定歡度週末去了。如果今天不給他檢查，下次不曉得又要「什麼怪圖形。我的波形是 Time dependent。」

我想起了有一次做到十一點鐘才做出來，忽忽地量了幾個數據，便馬上趕回家。沒想到那時已經沒有車子了。只好叫了一輛計程車直達我家。

中華商場已經走了幾百遍。一下子是電容，一下子又是什麼電晶體，店員看到我就皺起眉頭。這種十塊、五塊的生意不僅看不上眼，而且還嫌麻煩。

上次在校門口看到助教。他很瀟灑地向我行一個舉手禮，我也很瀟灑地回他一個四十五度的鞠躬。

「這麼用功啊？」

「沒什麼，已經習慣了。」

固態實驗室的門口仍然緊閉著。整棟系館冷冷清清的。只有三樓的走廊泛著寒光。

看一看錶，自覺已沒有希望了，收拾裝備回家算了。

臨清風

去究物與理的奧妙

是戀 源於身

對冷月

去尋時與空的軌跡

今朝 明夕

且達一無窮

且創一永遠

至真 至善 至美

而現在他的心懷更加寬濶，不僅限於物理的天地，更延及心際寰宇。夜更深沉，鄒先平書桌上的燈依就亮着。不知何時，窗外又飄起濛濛的細雨。

我手插褲袋，低頭走著。突然在角落裏看到一個人影。定神一看，原來是電學助教。

「這麼晚才回家啊！」

「我在做應電實驗。」

「應電實驗不是才一學期嗎？」

「上學期的還沒有做完。」

「啊……」他有點吃驚地說。

當年的雄風那裏去了？現在卻被應電搞得焦頭爛額。晚上時常看到一些閃爍的正弦波、方波在跳動。我伸手想把它調得更穩定點，然而卻什麼也看不到了。我把頭猛力一搖，看不到的波形仍然看不到，只聽到自己的心在砰、砰地跳，氣急促地喘著。消失的東西終究是消失了。

消失的金錢、時間和精力還可以補救；消失的興趣與信心再也回不來了。我拖着疲憊的身體，一步一步地往回家的路上走著。